

张恨水

温润如玉

一世情

关小凤◎著

珍藏版

风华人物

畅销作品

张恨水

一生坎坷，温情满怀，笔耕不辍，
《金粉世家》《魍魉世界》等小说诠释着世态炎凉，
人间情爱，人文志趣。

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体大家
他是中国近代言情小说的开山鼻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张恨水

温润如玉

世情

关小凤◎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恨水 : 温润如玉一世情 / 关小凤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 1
ISBN 978-7-5171-2227-2

I. ①张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张恨水 (1895-1967) - 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1396 号

责任编辑: 郭江妮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.25 印张

字 数 204 千字

定 价 3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2227-2

前言

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张恨水，父亲是一个在南昌做事的小官。可惜不久，父亲在他十岁时去世了。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充满坎坷的一生由此开始。作为家里的长子，张恨水不得不很小就挑起生活的重担，漂零多于安宁。虽然命途多舛，但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和自己的命运，他努力读书，很快才华得到赏识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进入报界，从一个无名的小记者，逐渐成为一个红遍全国的名作家。他靠手中的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等连载小说养活一个数十口人的大家庭。在二三十年代，他无疑是是国内最走红的通俗文学作家和连载小说家，书迷遍布全国，他用一支笔把人世间的恩恩爱爱、世情炎凉写得荡气回肠、蚀骨销魂。

在感情上，他一生与三个女人结为夫妻，走过了一条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的婚姻之路。为了母亲，他接受了包办的婚姻，与一个无爱的妻子结合；等他稍有条件，又亲手为自己选中一位妻子，第二位妻子虽好，但由于没有多少文化，他们仍

张恨水：温润如玉一世情

然不能沟通；只有第三位妻子——他的小说热心的读者和书迷，他才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知音。张恨水用缕缕柔情书写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，让三房太太跟儿女们相处一偶。

本书作者不但描写了张恨水创作的甘苦，同时也对他个人生活作了详尽叙述。在其漫漫一生中，张恨水重亲情，为此可以隐忍下所有的理想和抱负，只为换得举家安康，家庭和顺；对爱情，张恨水无怨无悔地追求，一路向南，不放弃自己梦中的桃花源；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情有肉有血有思想的中国人，当祖国的山河破碎、民不聊生，他以笔当枪，直刺种种野蛮和血腥，虽然屡遭压迫，但依然无悔担当……这就是温润如玉的张恨水。他的笔下，写尽了天下奇情，也涤荡着他的满怀柔情。他的一生，是爱的旅程，也是红尘的一部传奇，更是一首人间情爱的绝唱……

目 录

第一卷 浪子挑家梁

| | |
|---------|----|
| 萧萧秋寒雁归来 | 3 |
| 忍痛割爱为担当 | 9 |
| 桃花迷醉少年郎 | 15 |
| 并蒂难开绮梦残 | 24 |
| 遥望青梅相思涩 | 37 |
| 寂寞深藏雄心壮 | 46 |
| 浪子归心落花碎 | 57 |

第二卷 红尘觅真爱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学涯无期闯文坛 | 69 |
| 花落红尘勿凋零 | 84 |
| 恨不相逢未婚时 | 97 |
| 心甘情愿独担当 | 108 |

张恨水：温润如玉一世情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梦里寻她千百度 | 121 |
| 彩袖飘飘为君舞 | 130 |
| 执子之手共偕老 | 142 |
| 娇艳仙莲红尘开 | 154 |
| 相濡以沫情几许 | 167 |

第三卷 剪断京华梦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离别桃园聚蜀道 | 181 |
| 耻用人间造孽钱 | 196 |
| 以笔做枪斥现实 | 209 |
| 琴心剑胆疏权贵 | 223 |
| 仗义执笔真君子 | 235 |
| 书生剑气贯长虹 | 251 |
| 悲鸿折翼鸣苍穹 | 268 |
| 斜晖脉脉人断肠 | 279 |

第一卷

浪子挑家梁

萧萧秋寒雁归来

1914年深秋，萧萧风寒，汨汨微涛，即便是四季温暖的上海，也因季节的变更，露出隐隐的寒意。

码头上，一艘远轮即将开航，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们纷纷拥挤上船。在人群中，一位清秀的青年身穿长衫，肩挎包袱，正依依不舍地和几位送行的朋友道别。

“心远，到家之后，处理完家事，你还要尽快赶回来。”一个身材高壮的男人，握着青年的手，十分不舍地说。

“我会的大哥，这里有我的好兄弟，有我的梦，我舍不得走，我一定会尽快赶回来……”青年说着，依依不舍地和其他几位朋友一一握手惜别。

秋水盈盈，一群知交契友，让他留恋不已。但除此之外，那些未完的学业、飘香的文字、绮丽的舞台、轻盈似水的水袖，俱是牵扯他行程的羁绊。

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唤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……”前人写尽了离愁别绪，正如他此刻的心情。常人都知离别苦，何况眼前这几位，都有满腹才华，都是名闻上海滩的风流人物。

紧握着青年手的那位，是他的堂兄张东野先生，和他依依惜别的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李君馨和陈大悲等人，他们都是“文明进化团”的台柱子，也是情同手足的知交好友。而这位即将踏上远轮的俊秀青年，则是后来名满大江南北的小说大家张恨水。只是此刻，他尚未出道，震惊整个中国文坛的恨水也不为人所知，他的名字仍是张心远。

几天前，张心远接到安徽老家的来信，母亲在信中让他即刻回家，说家中有急事需要他来处理。张心远是家中长子，又极为孝顺，接到母亲的书信，心中已是归心似箭，便赶快收拾了行李，辞别这几位好友，赶赴安徽老家。

一抹秋风，两行秋雁，更添几份别离恨。一步三回头地走上货轮，张心远心头涌上万千滋味：此一别何时再见？此一别，可会折了自己刚刚张开翅膀的梦？

一声长笛，货轮渐渐驶离码头，张心远仍挥着手，向着岸边的人依依告别，直到熟悉的人和城市，终于远成一抹暗色的模糊影子，而张心远一双清秀的眼睛里，也蓦然落下两行离别泪。

百无聊赖中，他从包袱中取出一本杂志，借以打发孤寂的行程。杂志是新出刊的《小说月报》。这是当时发行最多的流行杂志，刊登的多是郑振铎、叶圣陶、巴金等一些大家的文章，

也是他最喜欢读的一本杂志。翻开杂志，在杂志的中间夹着一封还没有拆封的信。看到信件，张心远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紧张和羞赧，一只手略微颤抖地抚摸着信封，翻来覆去看着。这是《小说月报》给他的回信，是他渴盼已久的，但此刻，却是相见情更怯，他反而没有胆量去拆开这封信了，他不知道这封信里，是宣告死刑，还是报告喜讯？

是的，这不是一般的信，是他梦中的蝴蝶，也是他渐显渐明的梦……

几个月前，他所在的蒙藏垦殖学校停学，为了继续求学，他没有回老家安徽，而是滞留上海。在上海混迹多年的东野堂兄，为他的生计着想，就介绍他进了文明进化团剧团。团里正好需要一个写海报、负责为新剧本写策划的专职人员。初到剧团，他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，因为工作相当轻松，而他在工作之余，还能有足够的时间用来看书，读自己最喜欢的杂志《小说月报》。

人生的路有许多转弯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个转弯处遇到一盏明灯，或者进入事业的巅峰。张心远进入文明进化团，则由此开始编织自己一生美丽的梦。

没进剧团之前，张心远是一位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的才子。初到剧团，本以为这只是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，但没料到的是，他的清秀、文雅、翩翩风姿，却让他在本职工作做得严然有序之余，还一不小心成了团里当红的名角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演出快要开演之际，饰演配角儿的演员因临时有事不能上场，身为团长的李君馨急得团团转，当一眼

看到正聚精会神等着看戏的张心远时，一下就乐了，这小伙子飘逸俊秀，并且对演戏情有独钟，有好多次看到别人在台上演，他在台下跟着哼哼呢。于是，不由分说，李君馨便让他上台救场。好歹也在剧团混了这么多天，张心远也对一些剧本、台词了然于心，看到团长如此看好自己，当然乐得表现一番，于是匆匆化妆、换衣，未经排练戏剧就上了舞台。

大家本以为，他能做出个演员的样子上台晃一下就算完成任务了，但他在台上沉稳大气，风姿绰约，婉约可爱，把一个才子陈洪波演得活灵活现，意外地获得了阵阵掌声。

原来这书生还是块当角儿的料呀！李君馨和陈大悲两位团长像发现了明珠，以后屡屡让他登台，甚至在排演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就把男主角派给了他。张心远也真不负大家所望，俊美的扮相、飘逸的风姿，再加上软语温香、眼神流动，把一个有情有义的情圣卖油郎演得入木三分，惊艳了所有人。

从此，他在团里的身份就变成了两个，一个仍是尽职尽责的宣传部长，一个则是舞台上的当红名角儿。虽然夺尽了人们的眼球，他却仍如初来时模样，每天悄悄地来，演出过后匆匆地走。

那天，演出结束后，他匆匆赶回住处。经过一条小巷时，突然听到一声惨叫，接着一个白色身影冲出一户人家。张心远吓得一哆嗦，赶快靠墙站住了脚步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只见那户人家蓦地又冲出几个如狼似虎的男女，追赶上那个白衣女人，拖的拽的拽，不由分说又把那个女人拖回了家里，然后咣当一声关紧了门。紧接着，院子里传出女人的哀号声……

那撕心裂肺的哀恸声，吓得张心远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生性悲悯的他一直牵挂着这件事。后来，张心远通过打听，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：原来，这户人家的男人是一个中年残疾，仗着祖上留下来的钱，别的爱好没有，就是虐妻，在他手上，已经死了两个女人。张心远看到的白衣女子是男人花了五块大洋从乡下买来的三房。女孩子家穷，父母把她卖给人家，本以为给女儿找了个活路，但现在，女孩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……

张心远的心忍不住颤抖：世上还有如此可怜的女人！还有如此可恶的男人！心下恻然，翻转难以入睡，声声叹息女人命薄，桃花易劫。虽是陌路，那份凄婉却让人心恸，而生命易逝，更让人可怜可叹。心中悲情难掩之下，张心远干脆彻夜不眠写就了一篇洋洋洒洒三千言的小说《桃花劫》。小说用沉重的笔调，叹息女人的悲惨命运，感叹女人如桃花，桃花易遭劫。

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在才子的心中，女人如水、如桃花，但却命薄如斯，易如春谢花碎。他感叹那个陌路女人的不幸，吟着南唐李煜的名句，在文后署名：愁花恨水生。把一腔的柔情和胸怀，融进了这几个幽幽意长的汉字里。

第二天一早，张心远就将稿子投给了《小说月报》。想来张心远那时的心情，也如现在的文学青年把凝聚着自己心血的稿子投出去之后，心中装满了希冀。但半个月过去了，投出去的稿件如泥牛入海，半点消息没有，张心远的心渐渐失望起来。

“看来，是凶多吉少，不过想想也正常，上刊的都是大家，

自己一个小人物，不发表也属正常哦！”每天有演出的任务，每天有为剧团写海报的任务，心远很快把这件事给忘了。没想到今天行程之际，竟然收到了这封信。因为行程匆忙，张心远没顾上看信，就把信和杂志一并装进了包袱，此刻捧着信，依然是心慌、胆怯。

“大不了就是说文章毫无可取之处，这也是意料之中呀……”一半安慰一半鼓励后，张心远打开了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稿子很好，意思尤可钦佩，容缓选载……落款是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恽铁樵。

容缓选载？！一股巨大的幸福冲击到头脑，张心远几乎兴奋得晕过去。容缓选载，就是说稿子可以用，并且会发表？！而且还是主编亲自给自己回复？！

这时的张心远，就如一只飞越了沧海的蝴蝶，忽然间看到盛开着鲜花的陆地，生命一下有了无限生机！他兴奋得一下蹦了起来，举着双手高叫道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……”

身边一个老年人惊诧地望着他，不明白一个这么清秀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发疯，赶快站起来离开，免得有什么意外突然降临。张心远根本就没顾上别人吃惊的神情，这封信太让他激动了，就如暗夜里突然看到一盏明灯，有了方向。

紧紧捏着恽主编的亲笔回信，张心远凝视着早已消失在天边的上海，心里暗暗道：谢谢恽主编！我一定还会继续，一定要写出更多更优秀的小说来！

忍痛割爱为担当

安徽潜山县岭头乡黄岭村。这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村庄，也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灵之地。在村中，张家的宅院算不得是最气派的一个，但却是最闻名乡里的一所。提起张家，不但村里妇孺皆知，就连十里八乡以外的外村人，也可谓无人不晓。张家祖上为朝廷武职官员，虽然举家在外为官，早几年才回到故居，但张家人朴实厚道、谦逊有礼的为人处世风格，赢得了村民的敬重和称赞。

张家的院落就在村子中央，围院而建的青砖蓝瓦大瓦房，沉静大气地立在秋阳下。门前一片池塘，碧水悠悠，十多只鸭子正在嬉戏。

张心远走进久别的故居，眼中霎地浸出一丝亮光。庭院，还是旧时模样，满墙褐碧色的爬山虎，片片圆叶正轻轻摇曳，像在欢迎远归的游子。风尘仆仆的张心远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，几乎奔跑一般推开了院门，叫了声：“妈……”

院子里，一个身材不高的妇人正在清扫院落，听到喊声，老妇人回过头来，看清走进院来的少年，妇人顿时流下泪来，叫了声：“远儿回来了……”

妇人正是张心远的母亲戴氏，五十来岁，慈眉善目。随着老夫人的惊喜声，从屋子里雀跃出几个孩子来，欢呼着围在了心远的身边：大妹其范、二弟心恒、双胞胎三弟四弟朴野、牧野，小妹其伟。最小的妹妹还不到三岁，大哥离家时她还小，记忆中没有大哥的亲昵和影子，所以，小姑娘站在人群后面，仰着小脸，愣愣地望着这位陌生人。

哇，好可爱的小妹呀！一别经年，亲人的笑语似乎模糊，猛一相见，恍惚如在梦中，张心远激动不已，赶快弯腰抱起了小妹，一边拿出糕点分给大家，一边哽咽着对母亲道：“母亲，不孝儿回来了……”

“回来就好了，赶快进屋歇歇……”又惊又喜的戴老夫人和几个子女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心远进到堂屋。还没坐定，弟妹们已如小鸟一般叽叽喳喳问开了：“大哥哥外面好玩么？”“上海大么？上海都有什么呀？”“上海有咱们这里这么高的山么……”

没出过远门的弟弟妹妹们，有着问不完的问题，围绕着他，也用浓浓的亲情缠绕着他，让他欢喜和激动。凝望着母亲，看着活泼的弟妹，张心远松下一口气来，家人平安安康，悬着的心也暂且放了下来。

张心远正要问母亲家里有什么急事招自己回来？母亲却先开口了，对着一群孩子说：“让你们哥哥先休息一会，有事明天再说。”知子莫若母，分别时间再长，最懂儿子心的还是老母